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九三四次會議

第十六年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

紐約

目次

	頁次
臨時議程(S/Agenda/934)	1
通過議程	1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錫蘭、迦納、幾內亞、利比亞、馬利、摩洛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 南斯拉夫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41, S/4650);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剛果共和國(雷堡市)總統及高級專員團主席及外交事務高級專 員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S/4639);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 4644);	
秘書長駐剛果特派代表關於魯孟巴先生事向秘書長提出之報告書(S/4688 and Add.1) ...	4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九百三十四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星期三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Sir Patrick DEAN（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錫蘭、智利、中國、厄瓜多、法蘭西、賴比瑞亞、土耳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934)

- 一. 通過議程。
- 二.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錫蘭、迦納、幾內亞、利比亞、馬利、摩洛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南斯拉夫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41, S/4650)；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剛果共和國(雷堡市)總統及高級專員團主席及外交事務高級專員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S/4639)；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44)；

秘書長駐剛果特派代表關於魯孟巴先生事向秘書長提出之報告書(S/4688 and Add.1)。

通過議程

- 一. 主席：文件S/Agenda/934中載有今天午前會議的臨時議程。如果沒有人表示反對，我就認為議程通過。

二. Mr. PADMORE(賴比瑞亞)：敝國代表團並不忽視安全理事會前次會議時所發展的情形，當時我們就是因為這些事情所以沒有機會對魯孟巴先生及其兩位助理遇害一事表示深切的哀悼與震驚，或表示我們的譴責。因此現在我們必須趁此機會來為賴比瑞亞政府及人民對這件悲痛事情表示最嚴重的憂慮。

三. 不過敝國代表團根據經驗，認為鑑於事情發生的時間，不得不在這時候正式請求在現有的臨時議程上增列安哥拉領土新近騷動情形一問題，可是這絕對不能解釋為輕看剛果情勢的嚴重性。

四. 剛果的不幸發展引起了許多其他極其迫切的問題，使理事會深深感到痛心與煩惱，因此也許有人認為我應該早些將提出這種提案的意思通知理事會。不過，如果我們從過去幾年非洲歷史的急遽進展得到了一些教訓的話，這個教訓便是如果我們遲不應付非洲的新考驗，結果可能使我們不能控制事情，反而任其擺佈。因此本人誠懇請求理事會立即認清目前安哥拉正在發生的情形，使我們總算能有一次在下次危機尚未來臨之前已打定了我們的主意，定出了我們的和解辦法。危機之不會久延，我想是無庸置疑的。

五. 非洲民族主義的高潮已打到安哥拉邊界，不能像紅海的水一樣捲回去。要對情勢作現實的檢討，也不能因為有人說安哥拉是葡萄牙共和國的一部分而受其影響。烏干達和薩拉瓦克不是聯合王國的州郡，沖繩島不是美國的一個政治區。新幾內亞不是阿姆斯特丹的鄉郊。用任何合理適用的標準來測驗，安哥拉都是一個殖民地，如果現在這個殖民地的人民因為處於被征服地位而不得享有基本人權，那末我們實在應當寄予同情——至少應當加以注意。

六. 莎士比亞有一句名言：“從這堆荆棘——危險——我們摘下一朵鮮花——安全”。過去聯合國每遇有人請它剷除荆棘時總是異常的畏怯，因為它深怕荆棘的針刺可能過於銳利了。可是這些荆棘如果任其滋長繁殖，則其毒素便將到處蔓延，使安全之花無法生長。

七. 本人相信現在我們還來得及去幫助安哥拉建立一種葡萄牙人及非洲人都無須恐懼的前途。不過我們已不復有幾百年或甚至幾十年的時間來完成這一項本來純屬人道性質的任務。這一個廣泛地區中五百萬沒有選舉權和幾乎被人遺忘的居民斷不能無限期地長此靜候，等待總有一天能享有其北方同胞在這一個動盪的一代中所已經贏得的自由。

八。這一次讓我們試一試果敢的辦法；讓我們拿出勇氣，不要膽怯，讓我們表現深謀遠慮的智慧，不要事後懊惱，讓我們表現我們能够及早作有適當的讓步，不要事後悔之太少太晚——總而言之，讓我們運用智力拯救少數人免得超過初意而有更多的愚蠢行為，拯救許多人免得再遭非其所能忍受的屈辱。

九. 門羅維亞方面發表聲明如下：

“賴比瑞亞政府對於所報葡屬安哥拉殘暴行為備極關懷。

“本政府確認下屬原則：欲使人類不致被迫使用武力與暴動，作為反暴虐、反壓迫的最後手段，則應以法規保障人權。

“賴比瑞亞政府願意指出：從安哥拉方面得到的權威報告似乎指出目前安哥拉人民之基本人權遭受蹂躪，此種情形實與世界人權宣言規定違反，而且可能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

“因此賴比瑞亞政府命令其派駐安全理事會代表依據聯合國憲章第三十四條規定請求將此一項目列入安全理事會議程。”

一〇. 如果理事會決定將此事項列入議程，則本人擬保留權利，以便提出一項適當決議草案供理事會考慮。

一一. 主席：理事會業已聽到賴比瑞亞代表提議在我們的臨時議事日程上增列一項關於安哥拉騷動情形的項目。安全理事會暫行議事規則，尤其是其中第六條及第七條訂有列入議程項目的規則。本人對這些條款加以研究後，認為目前賴比瑞亞代表所提出的提案頗有困難。依據各該條款的現有條文，本人認為如以所提議的方式增列議程項目，那是不合法的。因此本人不得不裁定：在安全理事會現行議事規則下本人不能依循賴比瑞亞代表的請求，增列這一項目。

一二. Mr. ZOR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賴比瑞亞代表適才所發表的意見無疑是全世界所深切關心的。這項問題自然應由安全理事會加以討論，因為安哥拉的事件以及其他各殖民地的事件現在都反映出殖民地人民為求獨立而作的奮鬥，而且他們要求聯合國予以協助。因此當賴比瑞亞代表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這問題時，本人對賴比瑞亞政府及人民，表示萬分的同情，不過剛果問題現在已經列在我們的議程上，而且是目前的最迫切問題，因此本人提議安全理事會於討論剛果問題後即進行討論安哥拉情勢問題。

一三. Mr. LOUTFI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本人十分贊同適才賴比瑞亞代表就目前安哥拉各項嚴重事件發表的意見。本人極其了解賴比瑞亞代表及其本國政府與人民的感想，而且深信所有非洲人都有同感。我們可以在適當時候討論這問題。

議程通過。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381)：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錫蘭、迦納、幾內亞、利比亞、馬利、摩洛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南斯拉夫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41, S/4650)；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剛果共和國(雷堡市)總統及高級專員團主席及外交事務高級專員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S/4639)；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44)；

秘書長駐剛果特派代表關於魯孟巴先生事向秘書長提出之報告書(S/4688 and Add.1)

一四. 主席：理事會各理事知道我們自從上次會議後又收到蘇丹、奈及利亞、馬達加斯加、喀麥隆、剛果(布拉薩市)、塞內加爾及加彭要求參加討論這一個議程項目的請求。可是不幸理事會的議席不够容納現在所有要求陳述意見的代表。這實在是空前未有的情形。因此本人提議所有被邀請的代表就理事會案前專為他們保留的座位。凡願在某次會議發言者，將請其趨前列坐理事會議席。不過我提議他們應於發表意見之後回到專為他們保留的席位。如果大家贊同這種辦法，本人便照此辦理。

Mr. Abdoulaye Maiga (馬利), Mr. C. S. Jha (印度), Mr. Mišo Paričević (南斯拉夫)及 Mr. Sukardjo Wirjoprano (印度尼西亞)應主席請，就理事會桌前預定席位。

一五. 主席：本人現在請比利時代表就理事會案前專為他保留的席位。

一六. Mr. ZOR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程序問題。

一七. 主席: 本人現在請蘇聯代表就程序問題發言。

一八. Mr. ZOR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蘇聯代表團不想引起一場關於安全理事會中代表權問題的程序討論, 不過鑑於目前情形, 認為必須作一簡短聲明。蘇聯代表團在理事會實際討論這問題時, 將有機會就比利時殖民主義者的所作所為發表意見, 這些殖民主義者乃是剛果悲慘事件的主要直接罪犯, 因此蘇聯代表團對於比利時代表列席安全理事會一事, 將依此看待。

Mr. Walter Loridan (比利時), Mr. Diallo Telli (幾內亞)及 Mr. K. K. S. Dadzie (迦納)應主席請就委員會桌前預定席位。

一九. 主席: 本人現在請剛果(雷堡市)代表就理事會為他保留的席位。

二〇. Mr. ZOR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程序問題。

二一. 主席: 本人請蘇聯代表就程序問題發言。

二二. Mr. ZOR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蘇聯代表團也不願在這時候來打岔理事會審議關於剛果事件我們所面臨的極重要問題, 不過蘇聯代表團認為不得不說明本代表團對於剛果共和國(雷堡市)代表權問題的態度。關於所謂剛果共和國(雷堡市)代表權問題, 蘇聯代表團已在理事會最初審議這問題時說過它不認為理事會過去所決定承認的剛果代表是剛果人民及其合法政府的真正代表。蘇聯代表團認為他是一幫罪犯派來的人, 而這幫罪犯則是直接對剛果民族領袖繼續採取無恥行爲者, 因此蘇聯代表團要從這一個觀點來看待他所發表的一切聲明。

Mr. Evariste Loliki (剛果, 雷堡市), Mr. El Mehdi Ben Aboud (摩洛哥), Mr. Bohdan Lewandowski (波蘭), Mr. Mohieddine Fekini (利比亞), Mr. Omar A. H. Adéel (蘇丹), Alhaji Muhammad Ngileruma (奈及利亞), Mr. Louis Rakotomalala (馬達加斯加), Mr. Aimé-Raymond N'Thepe (喀麥隆), Mr. Emmanuel Dadet (剛果, 布拉薩市), Mr. Ousmane Socé Diop (塞內加爾)及 Mr. Joseph N'Goua (加彭)應主席請就理事會桌前預定席位。

二三. Mr. STEVENSON (美利堅合衆國): 美國新政府是在數日前接事的。因此這是美國在甘乃廸總

統領導下就一項實體問題向安全理事會正式發表意見的第一次。

二十四. 不過, 先讓我再向各位, 向所有在這裏和在海外如此隆情厚誼滿懷希望地歡迎本人來到這裏的一切友好, 表示感謝。我不能滿足各位期待奇蹟的願望, 不過我可以答應, 我的國家、我的同事和我本人一定努力不懈促使聯合國成功, 使這個偉大的國際合作實驗實現其始創者的理想, 就是理智會有一日支配一切, 人們得免萬劫不復的戰禍。

二十五. 主席先生, 我似乎第一次就得在剛果的短短慘痛歷史上存亡危急的時候和聯合國本身存亡危急的時候, 向你們——我的同事——發表意見。我當然實在希望不致有此情形, 最近幾天內我們業已看到了聯合國軍的兩國部隊相繼撤退, 前總理魯孟巴的慘死,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據報已承認斯坦利市的季任加政權, 蘇聯也威脅將於聯合國以外提供單邊協助。

二六. 我們相信今後數日內我們在這裏所作的決議可能確定將來聯合國能否執行其維持和平, 保護小國之主要任務。現在正是採取積極迫切行動的時候。在羣情激昂的時候, 安全理事會正必須保持鎮定。值茲有人想法破壞聯合國剛果行動之時, 我們不但為剛果的利益計, 而且為所有大小國家的利益計, 必須百折不撓, 堅忍決絕。不過何捨何從總是由我們聯合國會員國來決定的。我們所要走的途徑不是趨向一種積極可行的解決辦法, 便是消極的互相責難和自私自利。

二七. 本人新到這裏聆聽諸位代表的意見並和諸位會談, 過去十天內有時實在不知道究竟是不是每個人都是真正在替這一個正在掙扎誕生的新剛果共和國着想, 還是因為對於各位醫生——卡沙扶布、魯孟巴、季任加、宗貝等等——情感和偏見各有不同, 所以反而看不清楚剛果的情形。大家的意見似乎集中在醫生, 而不在病人。因此, 我們現在尤其必須堅決支持聯合國, 藉以保全病人的性命。

二八. 過去兩星期以來, 敵國一直在和各方面磋商一個聯合國方案——一個可能得到聯合國會員國大多數贊可的方案——來營救病人。我們之中有許多人都參加此種努力, 因此我們現在決不可中途放棄。的確, 後來所發生種種事件影響所至祇有使此種努力更有迫切必要。

二九. 我已經說過, 我本來希望我第一次就剛果各項煩惱問題向安全理事會正式發表意見時, 可以專

論各種積極辦法，幫助剛果人民不受外界干涉實行他們自己的獨立。可是，我現在發現我自己不得不討論的事項不是各種積極辦法，而是今天早報所載的蘇聯聲明[S/4704]和決議草案[S/4706]，這些聲明和決議草案實際上是對聯合國為維護和平而採取實際行動的原則宣戰。讓我現在去掉此項聲明和決議草案的激烈措詞，來分析其目的究竟何在。

三〇。這個聲明和決議草案的內容提議聯合國不要再為剛果和平而努力，提議聯合國任其演成紊亂情形和內戰。不過那篇聲明和那個決議案也有許多我們樂於看到的話，因為那些話證實了敝國所一向採取的立場。

三一。就殖民主義說，敝國在一七七六年便與殖民主義鬭爭，恕我說，當時這篇聲明和這個決議案起草人的祖先還在他們所受束縛之下毫無動作，可是我們自從那時候起便一直都在和殖民主義作戰。敝國同胞為終止菲律賓的殖民主義而捐軀，敝國同胞並協助菲律賓人民達到他們現有的完全獨立的崇高命運。敝國同胞也為了終止古巴殖民主義而捐棄生命，儘管若干古巴人似乎忘記了這一點。

三二。我們也十分高興聽到蘇聯如此堅決的譴責政治暗殺行動。在敝國，這種行動無論出於何人，無論其為剛果人，殖民主義者或共產黨，都一向受到譴責。我們譴責一切破壞人權的舉動，我們譴責一切未經正當法律程序的處死，無論死者是非洲政客，抑是匈牙利愛國志士或西藏民族主義者。美國的立場顯然是保護人權，保護個人，保護人類本身，反對一切殘暴，無論其為殖民主義的殘暴抑為獨裁的殘暴或多數的殘暴。

三三。我們注意到蘇聯要求比利時撤回軍事和同軍事外援。我們美國堅持所有外國軍事援助無論來自何處，無論具有何種目的，一律撤出剛果，我們美國堅持不得以任何此種援助干涉剛果人民本身自由而獨立地奠定自己政治命運的工作。我們立意如此，而且我們打算繼續如此，我們尤指蘇聯政府的威脅而言，蘇聯政府說它對毫無法律地位的所謂斯坦利市剛果政府“準備提供一切可能協助與支援”，我們希望我們誤解了蘇聯政府這一句話。美國打算在聯合國範疇內運用它的最大力量，務使剛果人民實現他們自己的獨立，而不受任何來源的外界干涉。因此，我們非常高興蘇聯也像美國一樣，厭惡殖民主義，和我們一齊譴責政治暗殺行動，譴責外國干涉剛果。

三四。關於蘇聯政府對秘書長和這個偉大機構的怒罵辱詬，我不願多說話。秘書長不需要本人替他辯護，這個機關也不需要本人替它辯護。秘書長的紀錄清白，所有愛好和平的民族都承認他是一個矢忠於國際正義與國際和平的專誠的國際文官。如果蘇聯政府願意的話，它儘可假裝秘書長根本不存在。蘇聯政府會發現秘書長絕不是一個沒有軀殼的鬼魂，而且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都將繼續支持秘書長耐心尋求一條正確的途徑，使剛果及所有民族，得到安全與和平。聯合國可能在剛果做錯了事，事實上誰沒有錯呢，不過決無理由要對這個機構本身的公平正直加以怒罵辱詬。

三五。我們知道卡沙扶布、季任加和宗貝都同樣地大罵聯合國。他們何嘗不是那樣彼此對罵，請問這不是大公無私的最好供證嗎？如果你們許可的話，我要援述聖經的一句話：“人都說你們好的時候，你們就有禍了！”聯合國和秘書長似乎都不會受到普遍贊可的痛苦。

三六。有些國家真正尋求和平，企圖擬定積極步驟，藉以合作解決目前剛果人民所經歷的種種惱人問題。可是直到現在蘇聯政府似乎還不認為應當和這些國家合作，這一點實使我們引以為憾。蘇聯政府提議聯合國在一個月內完全放棄剛果行動。這是什麼意思呢？這不但是說任憑剛果引起紊亂情形與內戰，而且是說——請你們注意——任憑冷戰擺佈剛果。這也就是說放棄聯合國本身的原则。難道有人懷疑聯合國軍撤退之後就會引起紊亂情形嗎？難道這個理事會——安全理事會——贊成棄安全而取不安全與紊亂嗎？難道我們要撤退唯一堅決反對內戰與部落戰爭的因素嗎？難道蘇聯政府真正要使非洲人自相殘殺嗎？美國不願如此，它誠懇希望蘇聯政府也不願如此，希望蘇聯政府與美國及其他愛好和平的國家共同支持並加強唯一可以防止剛果內戰與冷戰的力量——聯合國。

三七。蘇聯政府當真要用強權政治的凜冽風霜來吹凍非洲應有的溫暖嗎？美國不要這樣做；它在剛果裏唯一想做的事是支持剛果人民爭取他們的真正獨立，而不受任何方面的外力統治。任何戰爭，無論是冷是熱，都為美國所痛心疾首。美國的唯一願望是在和平與自由中生活，同時也讓所有其他民族在和平與自由中生活。美國要用它的全力來抵抗一切破壞美國和平與自由的攻擊，而且它準備與所有其他愛好和平

的民族聯合起來，在聯合國的組織範圍內共同抵抗一切破壞其他民族和平與自由的攻擊。

三八. 我們本此精神宣稱：就我們而言，我們所關心的是非洲絕對不可成為任何冷熱戰爭的戰場，不過我們也宣稱：“非洲是非洲人的”，這一句話是說“非洲是非洲人的”，而不是說非洲是外國野心者的逐鹿之地。我們保證：我們願不惜一切，抵抗任何人干擾非洲人充分自由發展非洲獨立前途之任何企圖。

三九. 我們深信唯一可使剛果不致發生冷戰的辦法便是使剛果繼續有聯合國駐在。因此我們要求蘇聯與我們聯合起來，確保剛果人民自由行使其實現獨立與民主的權利，而不受任何束縛。

四〇. 可是，蘇聯政府所採取的立場顯然不僅涉及剛果三個政客的悲慘垂危命運，而且關涉一千四百萬剛果人民的前途。而我們所關心的正是這些人民。我們悲悼過去，我們譴責那些對過去負責的人，無論他們是誰。不過我們認為目前最要緊的是將來，本理事會應當作最大的努力，來促成剛果的未來安全，誠然，來促成所有民族的未來安全，因為目前受到蘇聯政府聲明和蘇聯政府提案的威脅者是所有民族的安全。讓我盡我的能力，把我的意思澈底說說清楚。

四一. 美國政府深信，而且很榮幸地深信，世界人民享有和平與安全的唯一最大希望繫於聯合國，繫於國際合作，繫於一個不講國際爭衡而祇講國際道德與國際正義的國際機關的正直態度。

四二. 聯合國沒有達到十全十美的地步，美國也沒有達到十全十美的地步；它們大概永遠做不到這個地步。聯合國正像美國一樣，是由人類組成的。它做過錯事；將來大概還要不斷的做錯事。聯合國從來沒有討好所有的人。它也不能討好所有的人。聯合國亟欲主持公道，而且熱烈決心主持公道，因此在一九五二年可能得罪了一批國家；在一九五六年得罪了一批國家，也許在一九六一年又得罪了另一批國家。不過聯合國一向力圖——而且我們相信聯合國將永遠如此——公平執行我們大家所應當遵守的正義與公理原則。

四三. 難道我們要不顧一切拋棄人類為保障和平與安全而磨練出來的唯一工具嗎？難道我們要使剛果的莽叢變成自相殘殺與國際爭衡的莽叢嗎？這個問題甚至不只關係目前正在受苦受難的一千四百萬剛果人民的命運，而且關係我們大家的命運，關係所有人類的命運。

四四. 如此說來，目前的問題是：聯合國要不要生存？我們要不要放棄以國際諒解之聯合力量來獲致和平的努力？

(此時公眾旁聽席上連續發生喧嘩。主席下令撤退聽衆，並在尚未撤完之前，暫時停會。)

四五. 主席：理事會各理事，本人認為本次會議餘下的部分必須不讓外界人士旁聽，至為抱歉，但鑑於我們剛才所目睹的騷擾情形，我們實在別無其他辦法。不過，我們並不反對持有許可證的新聞記者回到記者席上。

四六. 本人為了中止會議特向美國代表道歉，現在請他繼續發言。

四七. Mr. STEVENSON (美利堅合衆國)：讓我說明本人認為這種顯然有組織的胡鬧至屬可憾。美國人也可能有份，本人謹代表敝國政府向安全理事會各理事道歉。

四八. 我剛才說目前的問題是聯合國要不要生存？我們要不要放棄以國際諒解的聯合力量來獲致和平的努力？我們要不要將一切國際秩序和國際法的名義撇開不理？我們要不要讓後果可怕的純粹強權鬭爭在非洲或其他各地任意猖獗，而不受國際合作或國際權威的阻擋？

四九. 這些都是需要答覆的問題，不過小國和新成立的國家比大國更需要在這些問題上得到答覆。敝國幸而尚能照顧自己和自己的利益，而且一定會小心提防。不過對絕大多數國家來說，聯合國實具有重大意義，而且是絕對必要的。我現在請求這些國家起來保衛這個機構的威信，因為本機構對這些國家來說，乃是它們享有自由的唯一保證；對我們大家來說，乃是未來和平的唯一保障。我也請求蘇聯重新考慮它的立場。

五〇. 敝國政府誠心決意與所有政府合作，以求改善國際關係並促進各民族之間的友誼，因此敝國政府歡迎蘇聯政府表示願意合作達成此項目標的跡象。現在讓蘇聯政府採取具體步驟，尋求一個積極辦法來解決我們大家所面臨的困難問題，以證實這些跡象。讓我們聯合起來譴責過去，讓我們聯合起來正視未來，沉着決心，經常支持並堅決加強聯合國——我們大家的最大終極希望：聯合國。

五一. 現在讓我談談剛果問題，談談我們究竟可以做些什麼事來消除這個四分五裂的國家的悲慘惡劣

情勢。美國人民及美國政府充分支持並將繼續支持關於剛果問題的若干基本原則。過去兩星期我們就是本着這些原則進行磋商的。我們深信其他各國代表團也贊同這些原則，我們願意和所有願意尋求解決辦法的人合作。

五二. 我們認為這種解決辦法的主要原則是一望而知的。第一，剛果的統一、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必須保持。我深信 Sir Patrick Dean 一定不反對我再說一遍：美國是首先反對殖民主義者之一，在過去一百八十六年中我們一直堅決維護各民族自己決定其命運的權利。美國只想使剛果完全不受外界統治，只想使剛果人民享有我們許久以前所渴望享有以及嗣後所決心維護的獨立自由。美國曾經一度充滿了內部的不和，剛果就像美國一樣，自從獨立以來，分裂主義運動糾纏不清，先為卡坦加，現在又繼之以東方省。美國支持剛果領土繼續完整。對我們來說，剛果的疆界在今天和在一九六〇年七月一日完全相同。美國準備與其他支持剛果獨立及完整的國家聯合起來，在聯合國範疇之內共同維護這項原則。

五三. 第二，我已經說過剛果務必不可成為各大國之間冷熱戰爭的戰場。剛果政府首先請求美國派遣軍隊供剛果調用，當時我們告訴剛果政府向聯合國呼籲。我們嗣後並支持聯合國向剛果提供軍事援助。美國的作風與他國不同，從來沒有拿一輛坦克車、一尊大炮、一兵一卒、一套可供軍事用途的器具，供給剛果的任何人。在另一方面，我們迅速而堅決地響應聯合國向我們提出的一切請求，並使我們所提供之援助的絕對控制權不操於我們手中，而操於聯合國手中。我已經說過了，我們現在仍有堅定決心要竭盡我們的力量使非洲不致發生冷戰。

五四. 第三，我們全力支持聯合國剛果行動。我已經說過了，要使剛果得免冷戰及熱戰，最好辦法便是使剛果境內繼續有聯合國駐在。對那些依然打算撤退的會員國說，我提議它們好好的、仔細的、多多的想一想：如果聯合國軍崩潰了，如果聯合國的使命為了缺乏會員國支持而失敗了，那末剛果便可能發生何種情形。

五五. 最後，我們深信我們必須讓剛果人民以和平辦法發展他們自己的政治解決辦法，不用暴力，不受外界的干涉。歸根究底，剛果的政治問題必須由剛果人民自己解決。聯合國可以協助進行此種工作，建立和平與穩定情況，並擴大斡旋工作，類如聯合國剛

果問題調解委員會那樣的辦法。不過任何解決辦法，除非得到剛果人民的支持，決不能持久。

五六. 據我們的意見，唯一可能的解決確實繫於上述各項原則——維持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剛果人民不受大小國家的干涉，聯合國繼續積極協助，以和平辦法解決國內政治爭端。目前我們必須採取緊急有效步驟使這些原則成為現實。內戰的威脅，剛果各方面遭受更多片面干涉的威脅一天比一天嚴重。如果聯合國不立即採取有效行動，則不但剛果可能發生狂暴激烈的衝突，而且非洲團結的希望可能因為非洲各國之間所生的裂痕而被摧殘無遺，非多年不能復萌。

五七. 那末，在這種情形下，究竟需要做些什麼事呢？

五八. 第一，聯合國範疇以外的所有外國干涉都應立即停止，剛果的任何外國軍事或同軍事人員都應撤退。任何片面的軍事援助，不論直接或間接，都為大會決議案[一四七四(緊特四)]所不許，該決議案係在聯合國所有會員國——蘇聯集團除外——支持下通過的，因此聯合國所有會員國都應當絕對遵守該決議案的規定。這話適用於那些正在向剛果提供軍事意見和軍事援助的比利時人。也同樣適用於向東方省方面提供的軍事援助。就美國說，如果有他國明知故犯想法加劇目前情勢的險惡，那末美國不打算袖手旁觀。如果聯合國其他會員國願意和我們一樣，我們準備用我們的所有力量來防止此種援助進入剛果，不論其來源如何。

五九. 如果目前的憤慨情緒造成了到處發生暴動的情形，那末聯合國也必須採取同樣的緊急迫切措施來防止剛果內戰的擴大，來保護無辜平民與難民的生命。當地的聯合國政治及軍事主管人員應即商同該國元首並在必要時商同其他軍民領袖，議定維持和平與穩定並保護人民生命的最好措施。不過實行此等措施時也必須採取直接步驟來確保長期的穩定與進展。

六〇. 不到兩星期以前秘書長向我們提議[第九二八次會議]應當採取措施去統一、改編並重新訓練剛果軍隊及其他武裝部隊，使武力不成為這一個困苦國家的政治因素。美國支持這一項提案。我們認為應當趕緊進行談判以促成這一點，就像我們應當趕緊採取我適才所說的各項措施一樣。

六一. 本星期一本人在安全理事會[第九三三次會議]曾對所傳魯孟巴先生及其同僚之死表示遺憾，當時本人並支持秘書長的請求，認為應將秘書長報告書

列入議事日程，並應繼續進行初步調查。美國每遇聯合國討論魯孟巴先生被逮捕一事時，總是表示務必要使魯孟巴先生受人道的待遇，並受法律與秩序的一切保障。我們並經由外交途徑向剛果主管當局表示同樣的意見。本人相信大家早已知道我們在上週的磋商中主張一旦剛果的法律與秩序恢復，一旦內戰的可能消除，則所有政治犯都應釋放，而且他們都應參加政治工作。我們現在繼續認為一定要替若干政治犯例如各國新聞界所不很知道的宋戈陸先生等人，做到這一點。就魯孟巴先生說，我們支持秘書長的調查工作，我們相信在真相未白之前應當繼續積極調查。本人誠懇希望卡坦加方面通力合作，使真相得能大白。

六二。此種步驟的終極目標應為促使剛果各政治份子和解，以人民本身所指定的方式完全恢復憲法程序。新近剛果元首所任命的政府便是趨向正確目標的一個步驟。的確，任何步驟只要以溫和與寬大為主，那都是趨向正確目標的步驟。關於其他政黨參加內閣工作的規定便是有希望的辦法。不過，剛果政府今後務須決心力求加寬政府組織的基層，並應於安全、法律與治安的情形許可下立即召開國會。我們認為聯合國必須對此種步驟加以鼓勵。

六三。本人所列陳的各項措施唯有經由秘書長及聯合國剛果工作團才能迅速有效執行。值茲危急之秋，如果企圖誹謗並解除秘書長職務，那不但破壞聯合國在剛果的使命，而且勢必削弱聯合國本身的力量，造成危險的情勢。這便是我們當前危機的嚴重情形。我們要求在座的所有會員國鄭重而嚴肅的正視這些事實。我們亟願與席間的其他各國繼續磋商，以求擬定一個決議草案來執行此等措施。我們準備晝夜舉行理事會會議，直至我們能够達成一致意見與協議為止。

六四。現在正是在剛果採取有效行動的時候。我們必須抓住機會——而且我們必須趕緊的抓住機會。

六五。Mr. ZOR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本人在依據蘇聯政府訓令發表聲明之前願就美國代表 Mr. Stevenson 所發表的意見說幾句話。本人自然要保留權利以便將來就 Mr. Stevenson 所提出的若干意見作詳細的批評，不過現在我要對 Mr. Stevenson 表示遺憾，因為他一開始表明美國新政府的立場，就用同樣的老調子來攻擊蘇聯的政策，這種攻擊不但全無根據，而且決不表現 Mr. Stevenson 所說的那種新作風。

六六。反之，就剛果問題說，我們從 Mr. Stevenson 的聲明中實在看不出美國政府方面有什麼新作風，可是不幸得很，我們卻能看出一些老態度和老作風來，你們都知道這些老態度與老作風已在剛果事件的整個過程中造成了許多極可遺憾的後果。

六七。Mr. Stevenson 說必須採取一種具有建設性的辦法來解決剛果問題，可是，他的話中並沒有什麼可使剛果情勢好轉的建設性辦法，他也沒有說到我們從目睹事情轉惡而不得不作成的各項結論。

六八。還有一點。Mr. Stevenson 說到聯合國所負的任務和人民對本組織所懷的希望，同時他又將聯合國和現任秘書長混為一談。據我們的意見，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哈瑪紹先生並不是聯合國，而且我們鑒於最近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如將這一個人說成了整個的聯合國，那實在是不合理的。因此儘管事實上蘇聯支持並決意支持聯合國為鞏固國際和平與合作並維護聯合國憲章所本一切崇高理想而作的建設性努力，我們依然不能支持將聯合國與哈瑪紹先生混為一談的企圖。據我們的意見，這種任務實與袒護個人的企圖不相容，而且我們深信這一個人已玷污了聯合國。

六九。關於各項具體問題，本人要在這一次以及將來發表聲明時對美國代表所發表的若干批評與意見加以答覆。以上便是本人要在我的引言中發表的意見。

七〇。目前剛果情勢業已根本改變，而安全理事會就在這個時候再來討論剛果情勢。受僱的兇手業已刺殺了非洲民族自由運動的領袖——剛果民族英雄、政府首長拍屈斯魯孟巴及其同志烏基多與姆波魯這幾個人始終如一隨時維護他們本國的自由與獨立。這一個慘痛事實，像電閃一般向震驚的世界照明了剛果所發生的劃時代事件的全盤情形，並使安全理事會不但有義務對這些事件作一種無畏的檢討，而且有義務根據這些事件作成必要結論，領略這些事件的教訓，無論這種教訓是何等的不愉快。

七一。殘害這些剛果人民領袖的行為實是一種國際罪惡，其完全責任應由殖民主義擔負，尤其應由比利時殖民主義者擔負，因為這些人控制剛果的卡坦加省，把魯孟巴、烏基多及姆波魯送到該省加以殘害。這些殖民主義者仇視剛果民族解放的事業，甚至在全世界注視之下陰圖殘殺剛果人民的合法領袖、破壞國際法和道德的一切規則，侮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並向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民族挑戰。

七二. 安全理事會已不祇通過一個決議案，請比利時立即在剛果共和國內停止敵對活動。可是，比利時政府不但蔑視世界輿論，而且違抗安全理事會及大會的所有決議，依然無恥地對這一個新成立的非洲國家進行侵略行動，現在甚至更對剛果民族領袖採取直接殘害手段。這一大串危害剛果人民的罪行毫無疑問地應由比利時殖民主義者負其全責。這一點業經無數的事實指出，並經剛果事件的整個過程證實。目前所蒐集的比利時犯罪證據已足夠構成最嚴重譴責的理由。

七三. Mr. Stevenson 說我們應當檢討剛果所發生的事件，可是他在發言時根本沒有談到檢討比利時侵略行動的問題，這個事實實使我們覺得十分詫異。這是思之痛心的一點。

七四. 儘管安全理事會及大會通過了這許多決議案，而我們從秘書長駐剛果特派代表最近提出的報告上顯然可知比利時至今仍在公然武裝卡坦加的軍隊及“憲兵”，拿飛機、現代武器、軍火配備及車輛送給他們。

該報告書說“由於內外徵募運動的結果，目前卡坦加當局估計約有可調動的軍隊五,〇〇〇人，他們的配備良好，而且有非剛果籍的軍官及軍士壯其聲勢，目前這種軍官估計約達四百人以上。”
〔S/4691，第二段。〕

七五. 這一個大膽放肆的罪犯宗貝聽命於比利時殖民主義者，現在竟然公開高談他的“澈底”武裝卡坦加的計劃，揚言要對剛果共和國合法政府管制下的各領土發動軍事攻勢。

七六. 實際上，目前剛果領土中以比利時人為主體的殖民主義軍隊數額如果不比安全理事會第一次通過決議案(S/4387)要求將比利時軍事人員撤出該領土時為多，至少也不比當時為少。今天 Mr. Stevenson 說必須取締所有軍事干涉，可是我們很難了解為什麼美國不提議取締比利時在剛果的顯明軍事干涉。為什麼美國不和大家一齊要求立即撤退目前正在剛果公然從事侵略的所有比利時軍事及同軍事人員以及所有的比利時首領及軍隊呢？

七七. 目前有一隊所謂外國軍團正在剛果採取行動，這批軍隊是由比利時政府從法國、西德及其他國家的罪犯羣中用金錢僱來的。事實上，剛果領土內業已設有比法參謀部，指揮對合法政府管制下的北卡坦加、東方省及基阜省採取的軍事行動。

七八. 比利時的剛果行動公然違反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大會所通過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人民獨立的宣言〔決議案一五一四(十四)〕，尤其違反其中第四項規定。該項聲稱：

“對未獨立民族之一切武裝行動或各種壓制措施概應停止，俾使彼等能和平自由地行使完全獨立之權利，其國家領土之完整應受尊重。”

目前大家公認剛果的最重要省份事實上處於比利時佔領之下，而且宗貝事實上與比利時建有直接關係，由比利時在卡坦加內發行號令，好像卡坦加是比利時的殖民地一樣，在這種情形下，請問剛果共和國能有什麼領土完整？

七九. 我們知道關於准許殖民地國家及人民獨立之宣言首先強調大會決心“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可是，目前在比利時軍隊及比利時指揮的宗貝黨幫採取懲罰行動的過程中，許多剛果村莊化為灰燼，無數無辜和平的居民橫遭屠殺，試問在這種情形下我們還能談什麼在剛果尊重人權呢？根據美國新聞報導，新近所謂“外國軍團”團員中有一個法籍冒險份子用率直刻薄的口吻，說：“人民不喜歡我們，不過我們殺死婦孺，得了重賞”。聯合國的某一代表甚至也不得不說“外國軍團”的法西斯式殺人行動含有“殘害人羣的因素”，這一點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八〇. 儘管事實上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以明白清楚的辭句請比利時停止其對剛果共和國採取的軍事行動，可是，我們可以看出目前比利時不但繼續進行這種行動，而且儘量利用盧安達烏隆提領土來便利此種行動之進行。這是比利時對聯合國憲章及國際法規則的又一次公然破壞。

八一. 蘇聯政府時常指出除非嚴厲取締比利時殖民主義者在剛果的種種侵略行動，則該國的情勢斷不能恢復正常，而這個問題也不能和平解決。蘇聯政府並曾警告大家：比利時殖民主義者準備採取一切犯罪行動，企圖恢復剛果的殖民政權。舉例來說，去年十二月六日蘇聯政府發表聲明〔S/4573〕，請安全理事會及世界輿論注意一個事實，就是：殖民主義者正在計劃殘殺剛果國家領袖及剛果人民的政治領袖，而代之以他們所收買的小人，例如莫布土及宗貝。他們並利用剛果人民的賣國賊卡沙扶布來達成這種卑鄙的目的。蘇聯政府的此項警告在目前看來，顯然是極其合理而有根據的。

八二. 可是，殖民主義者可以放手做出最殘忍事情而不受懲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比利時——這一個侵略國家——在剛果境內為非作歹已經到了極點，現在必須對它的罪行負完全責任。我們用最明顯的詞句來警告比利時已不止一次了，現在我們絕不可再事縱容。

八三. 蘇聯政府昨天所發表的聲明中有下列一段話：

“殖民主義者的殘忍罪行不能不受懲罰。那些殘殺魯孟巴及其同志的被收買兇手必須受到嚴厲的懲戒。各國人民都要求比利時政府對它的此項卑鄙齷齪的犯罪勾當作一答覆。世界人民的鄙棄與憤怒，將在那些兇手與犯罪組織者的身上加烙罪印。這些劊子手的行動徒然在非洲土地上種下了不可撲滅的仇恨的新種子，使今世與後代的非洲人心上燃起了仇恨的火燄。”〔S/4704，第八段。〕

我們實在很難再找出一些話來補充這一項聲明。

八四. 自然，比利時殖民主義者如果沒有感覺到他們的與國在背後支持他們，如果沒有感覺到殖民國家整個集團在背後支持他們，就斷不敢犯他們的一切大罪，那些殖民國家自始便促使比利時偷偷地在剛果幹出這事，因此它們對這種種罪行也不能逃避應負的重大責任。事實上，拒絕所有目的在取締侵略剛果行動並保護剛果合法政府與議會權利之提議者，正是比利時的這些與國，事實上默許殘殺魯孟巴、烏基多及姆波魯者，也正是這些國家。

八五. 任何國家如果不採取實際真實行動與今日殖民主義者鬪爭，而祇高談“反殖民主義目標”，那顯然是絕對不够的。

八六. 理事會應當對聯合國秘書長在剛果一切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加注意。蘇聯政府所發表的同一聲明中並說：

“魯孟巴及其同志的慘死更強調指出了聯合國秘書長哈瑪紹及其所轄以聯合國名義派去的剛果駐軍司令部在剛果事件所幹的可恥勾當。自從所謂“聯合國剛果行動”開始的第一天起，哈瑪紹便一直為剛果敵人——比利時及其他殖民主義者——的利益而行動。聯合國軍事實上是魯孟巴合法政府請求派到剛果去的，可是，哈瑪紹對該政府的整個行動方針從頭到尾都是無恥出賣剛果人民的利益，聯合國的原則，以及廉恥與榮譽的

基本標準。聯合國秘書長戴上一副公正無私的假面具，竟然幫助殖民主義者瓜分擾亂剛果國家，並以武器交給被收買的外國人和劊子手。”〔同上，第九段。〕

八七. 實際如下：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安全理事會授權秘書長“與剛果共和國政府商議後，採取必要步驟以所需之軍事協助供給該國政府，直至該國政府認為其本國保安軍隊經剛果政府之努力及聯合國之技術協助，已能充分擔任職務時為止”〔S/4387〕。安全理事會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決議案〔S/4405〕再強調指出務須竭盡所能以求恢復剛果的法律與秩序；協助剛果政府行使權力；並確保剛果共和國之安全、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因此，秘書長在實行聯合國剛果行動時究須採取何種措施或在剛果問題上究應採取何種立場，怎麼能有什麼疑問呢？任何人只要有意誠實而客觀的遵行安全理事會決議案，只要有意竭盡所能以求達成該決議案所明白規定的各項目標，就一定不會有什麼疑問。

八八. 為執行安全理事會決議案起見，我們以一種強有力的工具授予秘書長——我們以絕對足夠實施各該決議案的兵力交給秘書長。可是，在安全理事會決議派遣軍隊前往剛果共和國領土後七個月的今日，我們究竟達到了什麼階段呢？這一個問題的答案是從言論上找不出的，祇能從行為上找出來。這些行為究竟是什麼呢？

八九. 目前剛果共和國的合法政府已被剝奪以正常方式對該國廣大地區行使職權的種種便利，而且請求援助的該國政府領袖已慘遭殖民主義者的殘忍屠殺。該共和國一大地區的居民被迫生活於恐怖與無法無天的情形之下，而這種情形則是殖民主義者所收買的人一手造成的。秘書長奉命協助確保這一個非洲新獨立國家的政治獨立，業已七個月於茲，可是，我們今天發現我們所面臨的情況是：剛果領土受到卡沙扶布、宗貝及莫布土幫的控制，而這個幫絕對不以剛果的利益為重，而以比利時殖民主義者及其盟國的利益為重。就剛果共和國的領土完整說，大家都明知卡坦加省仍為比利時所佔領，而且事實上與共和國的其餘各地割開。這是真正的事實，誰也不能否認。

九〇. 所謂駐剛果的“聯合國軍”根本不會得到任何其他結果，因為秘書長躲在關於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無中生有之遁詞和牽強附會的不干涉理論的幕後，拒絕執行其所承擔的任務，並實行破壞安全理事會的

決議案，其實所謂“不干涉”也就是說不願在剛果合法政府與比利時及其他殖民主義者所組織資助的叛徒競爭時對該政府加以保護。秘書長並直接參加殖民主義者的聯合計劃，其終極目標是：扼死這一個新成立的非洲共和國。這種“不干涉”事實上就是與殖民主義者串通犯罪，結果使我們今天付了極高的代價——魯孟巴、烏基多及姆波魯的生命。

九一．秘書長剛果行動的真正性質現在已經明白揭露了，他爲了殖民主義的利益，幹出許多事來，我們甚至只要舉其一二，便足夠構成他嚴重罪狀了。

九二．幾乎從剛果行動開始起，該國的合法政府便不得不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一個事實，就是秘書長不顧該國政府的意見，因此忽視了安全理事會所規定的基本條件之一，即商同剛果政府採取行動。一九六〇年八月七日剛果共和國總理致電安全理事會主席[S/4421]，非常正確地對秘書長代表 Mr. Bunche 事先不與剛果政府磋商而逕與卡坦加傀儡當局進行談判一事提出抗議。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日剛果共和國總理魯孟巴先生再電安全理事會主席及秘書長[S/4448]，內稱：

“本政府查悉秘書長不但拒絕向本政府提供業已請求的軍事協助，而且不顧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決議案規定，故意拒絕與本政府磋商其所認爲必須採取的一切步驟。”

魯孟巴先生電中並指出：

“…秘書長因卡坦加省政府反對，而拒絕以共和國政府所需要的軍事援助供給本政府，此事不但等於默認剛果所屬卡坦加省的脫離，而且公然違反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

九三．去年八月，秘書長及“聯合國軍”司令部對剛果共和國合法政府採取一種分明敵對的行動，使該政府在極其危急的時候不能使用該國的無線電臺及飛機場，因而癱瘓了該國政府的一切行動。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九日剛果政府首長就這一點發表聲明，嚴辭譴責秘書長在剛果採取的關於“聯合國軍”司令部拒將雷堡市機場供政府使用一事的個人行動，因爲該司令部並揚言如剛果政府使用該機場，則該司令部將用武力來對付擁護政府的剛果軍隊。

九四．說到這裏，不妨回憶當時“聯合國軍”曾採取措施禁止侖杜拉將軍所乘坐的飛機在雷堡市機場降落，侖杜拉將軍是剛果國軍司令，他始終矢忠於剛果合法政府。“聯合國軍”司令部除了禁止這架飛機

降落外，並恫嚇要開槍射擊該飛機。可是，過去幾個月，有些飛機不斷以軍械及其他裝備供給宗貝及莫布土的軍隊，並將所收買來的“外國軍團”份子以及各種恐怖份子與受僱的劊子手運進剛果，然而秘書長及“聯合國軍”司令部從來沒有聲言要開槍射擊這些飛機。

九五．若干國家真心支持剛果國家的利益，秘書長及“聯合國軍”司令部在這些國家的强大壓力之下才同意派遣“聯合國軍”前往卡坦加省。不過，他們都十分勉強，因此所採取的立場是冷眼旁觀反政府活動的組織者宗貝擴增武裝部隊，組織牽制政府的活動，並藉比利時及其他外來的幫助，使該省與剛果其他部份實際分離。

九六．九月間，秘書長及“聯合國軍”司令部准許比利時及其他殖民主義者在該司令部目睹之下組織武裝匪幫，實行軍事政變。嗣後秘書長又裝模作態，對這些匪幫的出現表示大惑不解，其實，秘書長本來有各種可能辦法可以防止此等匪幫的成立，因此而避免以後的嚴重後果。

九七．九月間，共和國合法政府總理拍屈斯魯孟巴與其說是受官方所稱“聯合國軍”保護，不如說是遭受軟禁，因爲他如果離開所指定的地方，便得不到保護，會遭恐怖匪幫的殘害。他當時因爲喪子想前往斯丹利市，可是，“聯合國軍”不准他乘搭飛機。因此他以後就被匪幫襲擊，而喪失了他的自由。我們至少要說秘書長本人賦予宗貝的獄卒與受僱的劊子手以種種方便，來對魯孟巴進行犯罪行爲，結果造成了魯孟巴的慘死。

九八．正月裏拍屈斯魯孟巴在“聯合國軍”司令部目視之下解交他的劊子們：他在這個司令部的注視下橫遭毒打，並在這個司令部的縱容默許下被人暗殺。因此，今天我們談到秘書長在剛果所扮演的角色，實在不能不深深感到憤慨。

九九．本人所引的蘇聯政府聲明中並稱：

“在卡坦加獄中凶殺魯孟巴及其同志一舉乃是哈瑪紹犯罪行爲的最高峯。全世界所有誠實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這一個殖民主義者的劊子手滿手都是魯孟巴的血，而且這些血跡是洗刷不掉的。凡對聯合國的威信和前途懷有希望的國家實在不能容許殖民主義者的一個可憐僕役代表本組織在國際場所發言。他的行動實使整個聯合國沾上了一個黑漆污點。這種人不但不能得到任何人

的信任，而且只配受到所有誠實人的鄙棄。哈瑪紹不配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崇高職位，其繼續擔任此項職務是不可容忍的事。”

“…就蘇聯政府說，它不與哈瑪紹維持任何關係，也不承認他是聯合國的職員。”〔S/4704，第十一段及第十五段。〕

一〇〇. 目前安全理事會的若干理事主張按照最近所採取的方針並依據拍屈斯魯孟巴被凶殺前所根據的看法來對剛果問題作一種例行公事的討論。不幸得很，美國代表也提議我們應當照這種計劃工作。可是，事實上這是什麼意思呢？

一〇一. 以前所作討論的主要根據點之一是釋放所有政治犯，尤其是釋放公認的剛果人民首領及剛果國軍領袖——魯孟巴總理。可是殖民主義者正因為此種呼籲一天比一天得到更多的認可與支持，所以對魯孟巴組織殘酷的暴行，再使世界面臨一個既成事實，並秘密消除他們所認為對於自己的嚴重威脅。這種行為本身業已破壞了剛果問題的過去討論根據。

一〇二. 聯合國秘書長及其管轄下的“聯合國軍”司令部替宗貝及莫布土採取行動，違反剛果合法政治利益，業已多時，現在我們實在沒有理由認為秘書長已經看出他的錯誤，有意更改他的政策。他的一切行為明白指出這種改變毫無保證，因此理事會實無理由作成任何決議，對秘書長作更進一步的授權。任何此種決議只會使事態益趨嚴重；祇會加劇而不會緩和剛果的危機。

一〇三. 不但如此，值茲殖民主義特務分子——宗貝、莫布土及卡沙扶布——正在剛果領土內實行大屠殺之際，剛果共和國的自由與國家獨立當然是無法確保的。

一〇四. 目前這一幫人都在卡沙扶布卵翼之下進行種種活動。這一個濫竽充數的領袖捲在政治漩渦中雙手都是政敵的血污，他認可了國會的非法解散，默許莫布土匪幫的恐怖行動，獨裁專制，廢止該國的憲法而同時又想法利用憲法，從中漁利。他許可目的在壓迫剛果人民的比利時的種種活動，同時又屈服於比利時直屬特務份子——宗貝——實際瓜分該國的要求。因此，過去幾個月內，他已經表現了一個政治小丑和傀儡的一切特徵。

一〇五. 新近的事件無疑指出卡沙扶布已經變成了其本國人民的叛逆，與宗貝及莫布土之流打成一片，實際參加謀殺魯孟巴，不為自己留一點後路。現

在我們實在很有理由提到剛果境內有一個由卡沙扶布、宗貝及莫布土組成的貪污集團，這一個集團違反該國的所有法律，完全出賣給殖民主義者，並直接實行各種旨在壓制剛果民族解放運動的措施。它恐懼本國人民，而且得不到本國人民的支持，若非殖民主義者予以幫助，就會倒台。固然，這一個集團在剛果政治生活中可能仍苟延殘喘一些時候，不過一定逃不了悲慘的結局。剛果人民會有一天要替民族解放偉大鬪爭的犧牲者——其中之一便是剛果人民的偉大男兒拍屈斯魯孟巴——建立一座富麗堂皇的紀念碑，而且他們要從記憶中塗去賣國賊的姓名。

一〇六. 剛果所發生的一切，顯然證實除非對殖民主義者採取斷然的強硬措施，決不能改變該國的事態趨勢。最重要的此種措施便是鎮壓比利時的侵略行動，並採用聯合國憲章規定應對侵略國適用的一切強制執行措施以達成此項目的。

一〇七. Mr. Stevenson 問我們：蘇聯要不要非洲人自相殘殺。這實在不成其為問題。我們自然不要非洲人自相殘殺。不過我們也不要比利時人或其他殖民主義者殘殺非洲人。這是我們的要求。

一〇八. 宗貝及莫布土武裝匪幫罪魁的恐怖行動也必須立予制止，這些罪魁的種種罪行實乃公然反抗聯合國，而且構成了對於世界和平，尤其是對於非洲和平的威脅。

一〇九. 此外，我們也絕對不可讓一個有意破壞安全理事會決議案已久的人來實行這些決議案。

一一〇. 最後，現在大家都已明白看出目前正是終止所謂剛果“聯合國行動”的時候，也是我們讓剛果人民自己決定其各項切身問題的時候。

一一一. Mr. Stevenson 並問蘇聯是否真要完全毀滅聯合國，是否不願聯合國保護剛果人民。這兩個問題的答案自然都是“不”字。蘇聯願意加強聯合國的力量，要聯合國保護剛果人民而不要殖民主義者保護剛果人民。因此，如果我們採取斷然措施，將比利時人及其他殖民主義者驅出剛果，解散殖民主義者所武裝的恐怖主義匪幫並解除他們的武裝，那末剛果人民絕對能够自理其本國的命運，而聯合國也絕對可以終止其剛果行動。這就是我們提議結束“聯合國行動”的理由。不過這項提議又附有一項提議，就是：我們應該對殖民主義者及其効子手們採取斷然措施；然後聯合國就絕對可以終止它的行動，讓剛果人民自己解決他們的內政。

一一二。就這一點說，我們認為必須提出下列決議草案[S/4706]。該決議草案業經正式提出供理事會審議：

“安全理事會，

“認為剛果共和國總理魯孟巴及該國著名政治家烏基多及姆波魯之被害，係一項牴觸聯合國憲章之國際罪行，同時亦公然違背聯合國大會第十五屆會所通過之准許殖民地國家及人民獨立宣言，

“一。茲斷然譴責導致此項罪行之比利時行動；”

美國代表說他譴責一切殖民主義，本人認為他不會反對我們斷然譴責比利時殖民主義者。

“二。認為比利時已以行動造成對國際和平之威脅，實為侵略者，必須對之實施聯合國憲章第四十一條所規定之制裁，並促請聯合國會員國立即實施此項制裁；

“三。責成根據安全理事會決議遣往剛果之軍隊之司令部立即逮捕宗貝及莫布土，交付審判，解除其所控制之一切軍事單位及‘憲兵’部隊之武裝，並確保將一切比利時部隊及比利時人員立即解除武裝撤出剛果；

“四。着令剛果“聯合國行動”在一個月內終止，一切外國軍隊撤出剛果，俾剛果人民自行決定內政；

“五。認為哈瑪紹曾參加並佈置對於剛果政治領袖之暴行，其聯合國秘書長職務應即撤除。”

一一三。凡希望殖民地人民享有自由與獨立者一定清楚知道目前聯合國面臨一個困難局面：如果聯合國不能維護向聯合國求助之剛果人民的民族利益，不能斷然剷除殖民主義在剛果繁殖滋長之基地，不能將比利時人及其他殖民主義者及其特務分子澈底驅出該領土，那末本組織實即放棄聯合國憲章及新近大會所通過准許殖民地國家及人民獨立宣言中所本之各項原則，並使剛果及其他殖民地人民完全失去信心。這是目前問題的實際情形。

一一四。安全理事會如果通過我們現在所提出的決議草案，便可打開一條途徑，使剛果問題獲得符合聯合國憲章及國際和平利益的澈底真正解決。根據此項決定，聯合國即可加強其新近因剛果一切事件而大大動搖與縮減的權力與威信。

一一五。主席：理事會聽到美國及蘇聯兩代表的聲明後也許認為宜於此時休會。如果理事會同意，那末蘇聯代表的聲明可於休會之後立予傳譯。據我的了解，蘇聯代表贊成此種辦法。

一一六。Mr. ZORI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本人不反對。

一一七。主席：既然沒有人反對，理事會便延會到午後三時。本人謹請理事會所有理事準三時出席，因為除非所有理事全都在座，傳譯就不能開始。

午後一時四十五分散會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阿根廷	迦納	巴基斯坦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University Bookshop, University College of Ghana, Legon, Accra.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澳大利亞	希臘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omas & Thomas, Karachi.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369 Lons- dale Street, Melbourne C. I.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ènes.	巴拿馬
奧地利	瓜地馬拉	José Menéndez, Agencia Internacional de Publicaciones, Apartado 2052, Av. 8A, sur 21-58, Panamá.
Gerold & Co., Graben 31, Wien, 1.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Sociedad Económico-Financiera, 6a Av. 14-33, Guatemala City.	巴拉圭
比利時	海地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Port-au-Prince.	秘魯
玻利維亞	宏都拉斯	Liberarí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Casilla 1417, Lima.
Librerí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Liberarí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菲律賓
巴西	香港	Alemar's Book Store, 769 Rizal Avenue, Manila.
Livraria Agir, Rua Mexico 98-B, Caixa Postal 3291, Rio de Janeiro.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葡萄牙
緬甸	冰島	Livraria Rodrigues y Cia, 186 Rua Aurea, Lisboa.
Curator, Govt. Book Depot, Rangoon.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ík.	新加坡
柬埔寨	印度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ollyer Quay.
Entreprise khmère de librairie, Impr- imerie & Papeterie Sarl, Phnom-Penh.	Orient Longmans, Calcutta, Bombay, Ma- dras, New Delhi and Hyderabad.	西班牙
加拿大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Liberarí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The Queen's Printer, Ottawa, Ontario.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Liberaría Mundi-Prensa, Castello 37, Ma- drid.
錫蘭	印度尼西亞	瑞典
Lake House Bookshop, Assoc. Newspapers of Ceylon, P.O. Box 244, Colombo.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智利	伊朗	瑞士
Editorial del Pací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Guity, 482 Ferdowsi Avenue, Teheran.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秘魯	伊拉克	泰國
Liberarí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中國	愛爾蘭	土耳其
臺灣, 臺北, 重慶路, 一段九十九號, 世界書局。	Stationery Office, Dublin.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上海, 河南路二一一號, 商務印書館。	以色列	南非聯邦
哥倫比亞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llenby Rd. and 48 Nachlat Benjamin St., Tel Aviv.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Pretoria.
Liberaría Buchholz, Av. Jiménez de Que- sada 8-40, Bogotá.	義大利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哥斯大黎加	Libera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and Via D. A. Auzzi 15/A, Roma.	Mezhdunarodnaya Knyiga, Smolenskaya Ploschad, Moskva.
Imprenta y Librería Trej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日本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古巴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約旦	聯合王國
捷克斯洛伐克	Joseph I. Bahous & Co., Dar-ul-Kutub, Box 66, Amman.	H.M. Stationery Office, P.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ingham, Bristol, Card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ída 9, Praha 1.	韓國	美利堅合衆國
丹麥	Eul-Yoo Publishing Co., Ltd., 5, 2-KA, Chongno, Seoul.	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Ei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øbenhavn, K.	黎巴嫩	烏拉圭
多明尼加共和國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94, rue Bliss, Beirut.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ía, Plaza Cagancha 1342, 1º piso, Montevideo.
Liberarí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 dad Trujillo.	盧森堡	委內瑞拉
厄瓜多	Librairie J. Trausch-Schummer, place du Théâtre, Luxembourg.	Librerí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ipán, Caracas.
Librería Científica, Casilla 362, Guaya- quil.	墨西哥	越南
薩爾瓦多	Centre de diffusion documentaire du B.E.P.I., 8, rue Michaux-Bellaire, Rabat.	Librairie-Papeterie Xuan Thu, 185, rue Tu-do, B.P. 283, Saigon.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荷蘭	南斯拉夫
衣索比亞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Drž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 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Prosvjeta, 5, Trg Bratstva i Jedinstva, Zagreb.
International Press Agency, P.O. Box 120, Addis Ababa.	紐西蘭	[61C1]
芬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 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挪威	
法蘭西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 gustsgt 7A, Oslo.	
Editions A. Pé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Price: \$U.S. 0.35	
德意志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R. Eisenschmidt, Schwanthaler Str. 59, Frankfurt/Main.		U.I.R.I.-62-26348
Elwert und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May 1963-100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 baden.		
W. E. Saarbach, Gertrudenstrasse 30, Köln (1).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Sales Section, Publishing Servic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